

孟鄰堂集

孟鄰堂文鈔卷之五

武進楊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周易考序

今歲余與六弟讀書棣鄂樓中弟日課周易一卦余爲畧訓大義因念今周易經傳雜糅問考諸儒校本採唐張守節說錄爲經二象二象二繫辭二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一以合漢志十二篇之數初易自商瞿受於孔子數傳至漢有田焦費高之學而田何之傳最盛所謂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者皆田學也成帝時劉向以中古文校諸家脫誤惟費氏與古

文同費氏者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彖象文言解說上下經東漢陳鄭荀馬皆傳其學而鄭康成及魏王弼爲之註由是費氏興而諸家盡廢十二篇之本遂亡宋嘉祐間睢陽王氏洙始以意爲篇次其後汲郡呂氏大防嵩陽鼂氏說之東萊呂氏祖謙九江周氏燔斗南吳氏仁傑沙隨程氏洵皆各有論著然咸不免乖異淳熙九年朱子刊東萊本於臨漳旣遂用爲本義夫六藝遭秦火之餘散亡斷絕唯易以卜筮得傳宜其文詞完善無可疑者然隋志稱說卦三篇得於河內女子而歐陽文忠公疑繫辭以下皆

非聖人之作然則夫子之易其不傳於後及幸而傳
於後而爲衆說之所淆亂者蓋已多矣而康成輔嗣
之徒復欲便一時之尋省遂令聖人之經千載不明
於天下是可慨也則夫春秋書禮學殘文缺經或脫
簡傳或閒編又何怪其然也哉明永樂十二年胡廣
等爲周易大全取朱子本義附於程傳而宋儒十二
篇之次亦以不著余益惜焉因旣錄古本爲考其源
流而書其所見者如此繫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椿誠不敏不足窺
聖人之意然他日由其辭以求其象而不爲一卦一

爻之所局者庶於此有得乎則豈敢習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康熙四十五年秋七月戊辰

周易考後序

余既考古周易而序之客問余曰子序彖象與東萊呂氏不同何也曰呂氏本孔氏穎達彖象隨經而分余本張氏守節是以不同也曰張氏說可信乎曰張氏生唐開元初漢儒師說雖亡其書尙在張氏據爲史記正義云上彖卦下辭下彖爻卦下辭上象卦辭下象爻辭余是以信之也曰孔氏在張氏前其說自必有據子不從孔氏而從張氏何也先儒傳註亦有

與張氏相發明者乎曰孔氏疏彖者材也之彖爲卦
下彖辭卽張言上彖也大哉乾元之辭亦爲彖卽張
言下彖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爲大象十翼中
第三翼卽張言上彖也潛龍勿用陽在下也爲小象
卽張言下彖也蓋卦辭各彖自必非經大象爲第三
翼則彖象上下各自爲文非隨經上下可知孔氏論
云先儒數十翼亦有多家蓋論區域之說爲一家疏
中之說又一家也孔氏兼採衆說張氏則擇從其善
者視孔爲更精也曰上彖卦辭也不列於經何也曰
揚雄作太元擬易其天地人三卷止列方州部家四

位以擬易之畫分七百二十九贊以擬易之爻而謂之經其擬彖之八十一首別自爲卷不列於經假令易上下篇本有卦辭則太元之首不俟宋衷范望始加於贊之上矣則卦辭非經益明已然則呂氏所訂遂不可信乎曰九師興而易道微費鄭出而經翼亂學者苟欲窺聖人之經必博考漢唐之舊彼呂氏之書美矣而爻彖混淆大小象錯列則猶未盡善焉似不如張氏之說爲尤可徵耳客退因次其語爲後序

乾隆九年冬十月乙卯

尙書考序

尙書二十八篇舊在梅賾僞古文中元臨川吳文正公始表出之著纂言四卷今年夏余仿錄之因考他書所採與今經文異者附焉初漢武宣立博士有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三家者其學皆原於伏生隋唐後目爲今文者也成帝時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所謂中古文者孔安國家奏上之書東漢孝章好之詔賈逵撰其同異而逵訓杜林漆書古文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隋志謂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疑卽逵奉詔所撰而賾書堯典等三十三篇正義言與鄭註同明亦非伏孔本書也

蓋書殘於古今久矣唐文皇時孔穎達奉敕著疏定
蹟所上爲孔書而伏孔之原書盡廢夫今文初出屋
壁朽折散絕古文後出於孔氏宜其簡編字畫有不
同者穎達遭主右文典章咸在不於此時集古今誌
同異反取東晉晚出之書汨亂聖人之典非可惜哉
吳公能決真僞於千四百載之後爲唐宋諸儒所不
及學者因其言庶可識全經於十一而自元至今世
尙罕知其書知之亦復不能深信而淺夫竊人更以
蹟書爲不刊而怪吳公果於自信輕於非聖經者比
比也昔中庸載於戴記漢后蒼爲之說梁陳以來傳

疏益衆而終皆不行至朱子爲章句其書遂顯今典謨渾噩過於中庸蹟書淺僞則非小戴記可比然以吳公之賢纂言之富尙不能爲二十八篇重又況不如吳公者乎此余今日撫卷長嘆不能無望於後日之爲朱子者也康熙五十七年夏四月己亥

古文尙書考序

古文尙書五十八篇東晉梅賾所上其三十三篇本漢伏生書而特分其中篇四篇爲九篇其二十五篇則賾自增託之孔壁者也昔漢武帝時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起其家逸書得多十餘篇天

漢後安國家奏之遭巫蠱未立河平初劉向領校中書定其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王莽時立未幾而廢東漢鄭康成註之唐孔穎達尊信梅賾謂漢儒所見皆張霸僞書眞古文至東晉始出康成註遂不獲傳以今考之漢書藝文志古文經五十七篇而賾書五十八篇并序五十九篇固已多於志目史記言安國多十餘篇劉歆班固言十六篇比今二十五篇之數尤少此其可疑者一也鄭註二十八篇隋志謂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賾書既親出於孔氏穎達正義乃云三十三篇與鄭註同此其可疑者二也司馬遷受古

文於安國殷本紀湯誥湯征周本紀武成必安國所授而湯征隲書無之武成湯誥又與史記不類班固言遷書載堯典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夏本紀以無若丹朱傲爲舜語而魯世家周公奔楚在成王用事之時風雷之變在周公卒後此其可疑者三也劉歆建古文尙書而三統歷所引伊訓武成畢命俱不合於隲此其可疑者四也他書引用有辭義古奧與伏書類者隲減損其字句而孟子所引其點竄爲尤著此其可疑者五也劉歆云書有膠東生之遺而桑欽者庸生數傳之弟子也漢書地理志有古文以爲某

山及桑欽云者蓋卽庸生之遺蹟書槧不之及此其可疑者六也西漢儒林傳張霸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今二十五篇中凡傳記所引掇拾無遺而霸書文意淺陋篇或數簡鄭樵謂數簡者短簡也蹟書自大禹謨外長者至五百言短或不及二百皆平緩卑弱且辭義斷續上下文不相蒙得非卽霸之僞書乎新唐志徐邈尙書逸篇註三卷隋志尙書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書之殘者疑蹟書或本於此而穎達正義孔傳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不言乖異則又采鄭註之文未可知也夫古之去今遠矣

伏生二十八篇爲未備張霸百兩篇爲僞書說皆出於歆固穎達反以相誣謬矣梁武帝爲博士時識姚方興舜典之非唐室君臣曾無一見及此遂使安國所起數百年儒師校讎撰集之書自是不可復見反蒙僞名於後世豈非經籍之大不幸歟若古文之非出於壁中孔安國未嘗作傳及諸他謬說余別論之詳矣茲不復云康熙五十七年夏五月乙卯

毛詩考序

椿少學詩卽疑徒詩樂詩之說今年春課兒紫雲書屋日錄毛詩序傳兼採三家異同及唐以前說詩之

有涉於樂者合爲一編錄旣爲之序曰尙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記曰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故詩者樂之本也五帝以還詩樂相將其在成周尤備二雅周頌天子朝廟之樂也二南鄉樂東西周太師所陳者也豳詩周先公之樂王詩東周王朝之樂也十一國之詩商魯二頌東周列國自作之樂也樂有小大有古今其歌詩有繁簡未有樂不用詩詩不可以入樂者周亡樂廢漢興詩始萌芽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不復識其聲律而樂

家制氏則又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斯詩之
教微而詩之所失矣以今考之燕射鄉飲越草蟲而
取采蘋孔穎達云采蘋舊在草蟲前則南失其所矣
黍離或以爲衛或以爲王則王及十一國失其所矣
豳有詩有雅有頌今止七月詩而鴟鴞東山諸篇附
焉則豳失其所矣小雅歌笙之次著於儀禮今皇皇
者華以下間以常棣六詩而六笙詩亦不依樂爲篇
第大戴禮投壺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貍首
鵲巢采蘋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今鵲巢采蘋采蘋騶
虞爲召南伐檀爲魏貍首已亡則雅失其所矣楚莊

王云武有七德又云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
年今卒章爲武三爲賚六爲桓章次旣各相越餘章
遂不可知蕭子顯云漢用商頌載芟祠先農今載芟
在周頌中則頌失其所矣班固云器用張陳周官具
焉今禮經缺畧而春秋列國名臣甯俞叔孫豹之所
述君卿大夫夫人宴享之所歌或時見於左氏蓋詩
與春秋禮表裏矣後人生不見孔子親正之樂又不
信他經傳所記漫云某詩入樂某詩不當入樂豈篤
論歟而好事者至欲取三百五篇而刪之益見其謬